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丁巳年夏
王立新

西漢書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著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季羡林,谷向阳主编。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2003.3

ISBN 7-80606-247-5

I . 20… II . ①季… ②谷… III . 散文 - 作品集 - 中国 - 现代 IV . 1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28483 号

20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西湖的雪景 钟敬文 著

责任编辑:王保华

封面设计:龙震海

开本:787×1092 毫米

32 开 486.75 印张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2003 年 3 月 1 版第 1 次印刷

长春第二新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印数: 1 - 30000 套

ISBN 7-80606-247-5/I·20

全套 100 册

定价: 998.00 元

编 委 会

主 编:季羨林

执行主编:谷向阳 朱晓东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江 力 闫成忠

李玉洁 何慧芹

李 纓 吴 波

何 开 黄际斌

总策划:王保华

作者小传

【钟敬文】(1903～)原名谭宗，广东海丰人。1922年陆安师范学校毕业后到岭南大学半工半读，自1927年起任教于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香港达理学院等校，1949年后一直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是著名民间文学与民俗学专家，曾担任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主席、中国民俗学会理事长。20年代中期开始写作散文，曾出版散文集《荔枝小品》(新月书店1927)、《西湖漫拾》(北新书局1929)、《湖上散记》(明日书店1930)等，抗战初期写过报告文学作品，五十年代以来也有一些散文随笔发表。早期散文多写山水草木，也有写人论世、漫谈文艺与抒写个人情怀之作，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俗意味，亦好引用古典诗词，“在情思和风格上，大抵多是比较清淡静默的”(《西湖漫拾·自序》)。如《荔枝》、《茶》等咏物小品与《太湖游汜》等。后期作品比较贴近社会现实，情思更为深挚，风格上也较为舒展自如。如回忆彭湃烈士生活和斗争片断的《一个生于理想的人》，描述音乐家冼星海勤奋工作的《人民的歌手》与纪游之作《夜游芦沟桥》、《碧云寺的秋色》等。

目 录

作者小传	(1)
水仙花	(1)
游山	(3)
荔枝	(6)
逝者如斯	(10)
花的故事	(13)
记找鲁迅先生	(17)
你已变了心么?	(21)
谈雨	(23)
南国已深秋了	(26)
秋宵写怀	(29)
忆社戏	(31)
怀林和靖	(33)
残荷	(40)
钱塘江的夜潮	(43)
海滨	(48)
想起五坡岭的母校	(51)
重阳节游灵隐	(55)

目

录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幽怨	(60)
谈乡下姑娘及其它	(68)
记一个台湾人	(70)
西湖的雪景	(74)
略谈文风	(82)
谈学风	(85)
心苑落英	(89)
文史断想	(96)

目

录

水仙花

我们地方的水仙花，都是省（广州）、港（香港）来的。每当腊月时候，少数往来省港商户，便从那里运了一二筐回来。这种东西，在我们地方上是不大有“消头”的，——除了一些有钱的富家或行店，及少数对于它有爱好的性癖之人，别的人再不买这个。它的价目，在数年前，大约每棵只消几个铜板。后来越卖越贵，今年已经要两三角钱才能买得一棵了。可是，这种东西，是有产阶级的用品，虽然价值高贵一点，也没什么难买卖，即使消额可能比前几年减少一些。

水仙花，我们这里的人，也有呼它做“石蒜”的。大约以其根茎叶形象相似之故罢。我幼年的时候，家里每年的水仙花，都是靠我们对门店那位叶先生替我们雕刻的，——我们这里种水仙花，大都先把它雕去了外衣，然后放进水钵里去滋养。等到将它开花的时候，才转装进那盛着清水和白石的瓷瓶里。也有些把它栽种在盛着黑泥的花盆里，直到花开花谢，再也不更易的。可是，这乃极少数的例外，现三数年来，可就不然。我们种的水仙花，既然不止两三棵，做雕刻的工夫的，也再不是

水仙花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那雕刻水仙花的名手的叶先生。我的大哥，已替了他做这种工作，并且做的比从前和别人的都好。

我的大哥，我看他确是很丰富于艺术天才之禀赋的。因为他从来对于自然的或技术的东西，都饶有欣赏的热情与评判的眼光。有时，他偶然涉笔，写出几个字或几朵花，总有一种生动超拔的意味。自然，他为了自少缺乏美好教育的陶冶与压迫于艰重的生活的担负之下的缘故，所有的才力，千万中不能发展其一二。但他潜伏着的奇特的才能，是可以从他无意中的一言一笔领略出来的。巧于雕刻水仙花，和对于它的爱好心情，这是很微小而无奇的。但我从此想到他被淹没的美好的心情与优妙的技能，便禁不住戚然于心了！

为的去年残腊的际候，多了几阵严寒，今年的水仙花，就赶不及在元旦这几天开放。家人都觉得有点寂寞。我哥哥的心里，想来更要比我们郁闷吧。

天总是这么阴郁而撒雨，案头的水仙花，满含着愁意的活着。那雪白的花片，黄金的盏儿，及阵阵泛溢的香潮，却长得寂寂地无闻。

我闷得慌了，提起毛笔，随意在纸上涂了二十八字，后十四字云：

碧桃石蒜无消息，  
添得春愁细雨中。

1924年2月8日，于公平镇

# 游 山

前天学贤从江西南昌寄来一块邮片，上面有这样几句话：

我日昨去游庐山，那山的高大深窈，令人对之如入缥渺洞天。我将从此北上，游历遍吾国大江南北的名山胜景，以慰平昔遐思。……

读了，颇引起我游山的兴趣与回忆。

司马迁一生好游，南北的大山名川，几尽印遍他的足迹，谢灵运探奇走险，千里游山，至令人惊疑他是“山贼”，苏东坡被贬南迁，他做起诗来，却说是“天教看尽浙西山”。这几个人，都是对于游山的事，有特别兴趣的。他们是有名的史学家、文学家。我自然不敢妄拟他们。但自思我至少是一个闲人，我有游山的嗜好，我也有游山的余暇。可是我不曾登过一个名山，连气势雄大一点的都不曾游过。广州的白云山，潮洲的桑浦山，虽也曾远远望见，但这些不是高山，更不是名山。大庾岭是我们南部的一支大岭，“岭南”的一个名词，就是从它得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来的。“南枝先，北枝后，庾岭之梅”，这两句旧书，早就在什么地方看过了。可是，我连它的影子都没有见到。折枝嗅嗅梅香，自然更不消说了。我们惠州的罗浮山，虽然袁子才鄙薄它说：

黄土卧黑沙，此外一无有。  
只可一回来，不堪再回首。

然它毕竟是个洞天福地，毕竟是个中国境内有名的山。我在多年以前，便立下心愿要去逛逛了。什么冲虚观，什么隐士陈伯桃，什么葛仙翁的丹灶，都向人们探问得很清楚，预备去看时可以多点了解的兴趣。但梅花树下的梦，终不是我做的！近来连这种念头都不见浮现了。今天只是牵三带四地才把它忆起的。

我虽没有幸福登临过中国的名山，但那些无名小山，是逛过不少的。而且我有一个看山的意见，就是要站在远远的看。“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周茂叔这句话，用于看山，真是恰当。因为一个山岭，绝不免有许多凸凹不平之处，而况树木高低疏密不等。若迫近看去，便很显出它的粗糙的面目了。所以，我们越站的远，越看出它文雅秀媚的丰姿。记得少时有句云：

山从远看多清致，  
路为重经易感情。

说的就是这点意思了。让我声明一下，以上不过对于培缕小山而言。若邀游大山，自然要高陟危峰，遍穿幽径以尽其胜，此法当然不适于用了。

1925年6月8日，于公平

## 荔枝

轻红酽白，  
雅称佳人纤手擘。——东坡词

这实在使我时常想起来，有点懊恨。为什么不生在那周、汉故都的秦、豫之乡，又不生在那风物妩媚的江南之地，却偏偏生长在这文化落后蛮僚旧邦的岭南呢？虽说在这庾岭之阳，南海之滨，也尽有南越、南汉未荒的霸迹，白云、西湖挺秀的河山，足以供我们低徊游眺，少摅爱美好古之怀，但翘首北望，毕竟不免于爽然自失呵！

然而，生息在这样边徼的壤地，略略可以叫我们感到满意的，却不能不数及饮食之事了。我用不着把岭南一切乡土风味，一一地加以描述，但略举叙一二有趣故事以当暗示便得了。

昔者苏东坡被贬南来，食蚝，觉其味美，戒语他的儿子北归时休要告诉人家，恐怕他们因此求谪岭南。这是一条谁都知道的佳话，我再来另举一个大家不大晓得的民间传说吧。

俗传宋末，帝昺给元番追赶南下。了晚，行到我们海

二十世纪中国著名作家散文经典

丰南山岭，腹甚饿，野人以饭菜——油尖米饭和粗鳞针①

玉饭送金汤，②

何必作君王？

好了，不抄了，别使馋吻的朋友听得垂涎吧。

在凡百水果都很繁盛的岭南之区，最使我爱吃的一件，该无过于荔枝了。谈到荔枝，我们总要想起唐、宋两位艺术家的故事吧。这两人，一是李三郎的妃子杨玉环。她生长于西蜀，却酷嗜故乡的荔枝。“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确是当年事情逼真的写照呵。后来妃子死去，三郎一回见所进荔枝，想起他从前的爱侣，还禁不住为她凄然饮泣呢。一是东坡。他是个著名饕餮的学士，他贬到我们岭南来，竟象是天爷爷特赐他一场饱吃的好机会一样。他在许多食品中，尤特别喜欢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妨长作岭南人。”这不是此老馋态自行证实的绝好“招拱”吗？

你们有不曾见荔枝的朋友吗？我想，总该不会有吧。因为至少你们是可以从罐头的食物里见到的，——虽然在那里的已经少变了形态，而且仅仅是它的肉身：若你们万一有不曾见过它来的，那末，你们要从文字里求满足时，最好是去看白居易那篇简短的《图序》。因为他写的虽不必

① 粗鳞针，鱼名。

② 粗鳞针，体肥腻，煮之，常浮出许多黄色油珠于汤上，即所谓“金汤”也。

十分相像，但总算得其近似了。（听说宋朝的蔡襄，做过一部《荔枝谱》不知内容说的怎样，我既没有见过，也就不便多说了。）

荔枝的为物，我们不必待啖喝了它的雪白的嫩肉和香冽的甘浆而后，才知道它是果中的佳品；便是起初看了它的外形，已够知道它是很“艺术的”了。柿红的果皮上，印着龟甲似的花纹，这不是很美观么？他种果皮，或过粗糙，或伤平滑，或色泽不佳，方之于它，真有上下床之别呢。记得前人把龙眼叫做“荔枝奴”。这若然只限于生熟的时期前后来论，我也可以不必多说。若含有两者性质上比拟的意思，那末，我就不能首肯了。因为像那样土劣的龙眼子，——只有苍蝇最喜欢的东西——就是做他的奴婢也有点不配呵！这么一来，也许有人要说我把荔枝看得太名贵了，但我想若平日赏识过它的，至少也该不说我在这儿撒谎吧？

我们这里荔枝上市的时候，大约是在大地如火炉般热烘着的五、六月。这时，杨梅、李子等，已渐渐过去，黄皮子、山梨等，又多俗而寡味，荔枝总算是一种当行出色的水果了。我们当日影已斜的午后，或银月初上的黄昏，独自的或多人的，坐在那清风徐来，绿阴如盖的树下，吃着这一颗颗晶丸般的荔枝，比起古人“浮瓜沉李”的故事，不知谁要风韵得多？犹记得数年前曾以荔枝一筐，馈送某女郎，简上附以诗云：“眼前三百堪销夏，纤指无劳雪藕丝。”实在的，这种风味，即比之杜甫所盛称的“公子调冰人，佳人雪藕丝”，也何须多让呢？

吾粤有著名的荔枝湾，其地荔枝夹岸，白莲满塘，相传是南汉时候的昌华旧苑。每当夏季，荔枝繁结，避暑游人，云簇于此。我数年前客广州，正值岁暮天寒，不是它轻红高挂，招徕游客的时候，所以无缘打桨一至其地，畅尝所谓仙城风味。这件事，现在回想起来，还觉得很为可惜呢！

1925年7月19日，写于饱啖荔枝之后。

荔枝